

「美国」马赫布·萨拉杰 著

李美华 译

德黑兰的屋顶
ROOFTOPS OF TEHRAN

〔美国〕马赫布·萨拉杰 著

李美华 译

德黑兰的屋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黑兰的屋顶 / (美) 萨拉杰 (Seraji, M.) 著, 李美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9

书名原文: Rooftops of Tehran

ISBN 978-7-5447-2084-7

I. ①德… II. ①萨…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9380号

Rooftops of Tehran: A Novel by Mahbod Seraji

Copyright © 2009 by Mahbod Seraj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owne & Miller Literary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0-078号

书 名 德黑兰的屋顶

作 者 [美国] 马赫布·萨拉杰

译 者 李美华

责任编辑 陈 叶

原文出版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084-7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致 谢

谢谢你们！玛丽安·克拉克、蒂姆和苏·埃伦·凯恩、苏蒂·雷菲恩、凯文·丹尼尔斯、吉姆·莱文、南斯·麦克维伊、劳拉·哈伯、莫根·萨拉杰、迈赫里·萨法里、卡姆兰·海达波尔、唐奈·格林、戴比·肖特韦尔、南希·法拉赫和莫尼·萨拉杰，感谢你们在我写本书过程中对我的热情鼓励。你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我相信，我的故事值得与人分享。

斯特凡妮·豪斯：衷心感谢你那敏锐的观点和洞察力，以及你一直帮助我的方式。

我亲爱的塞皮：你的洞察力帮助我更好地展示了帕夏，单靠我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还要谢谢你从头至尾鼓励我。

感谢我的代理人，布朗和米勒文学协会的丹尼尔·伊根-米勒和乔安娜·麦肯齐，感谢你们坚定的决心，感谢你们从未放弃，你们是改变人生经历的催化剂。同样感谢亚历克·麦克唐纳在编辑方面的帮助，感谢玛丽安娜·费希尔早前的热情。

最后，我要感谢埃伦·爱德华兹，才华横溢且勤奋努力的编辑：谢谢你在我身上冒险，谢谢你承担起把我的书让世界上其他人分享的责任。与你的合作已成为我最重要的学习经历。



一九七四年冬

德黑兰，鲁兹贝精神病院

我听到有人在吟唱，重复的韵文像流水一样，在我意识的边缘流过。

如果我有一本书，我会去读的。

如果我有一首歌，我会去唱的。

我环顾四周，终于看到一位老人站在几米开外，哼唱着，语调平缓、空洞。我对这地方并不熟悉。盖在我身上的蓝色长袍，我坐的轮椅，透过百叶窗照进来的让我感到暖意的阳光，这一切都很陌生。

如果我会跳一种舞，我会去跳的。

如果我知道一首诗，我会去吟诵的。

如果我有生命，我会去冒险的。

如果我可以自由，我会去放手一搏的。

外面的院子里，体型各异、年龄不同的人穿着蓝色长袍，走来走去。每个人都有点特别。他们看上去很失落。

突然，我的胸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直冲喉咙。一个脸庞圆润如苹果的和善的小护士向我跑了过来。她把双手压在我的肩膀上，尖叫着：“快来帮帮我，帮帮我！”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男人跑了过来，尽力让我坐下。

“坐着别动，亲爱的。坐着别动。”苹果脸喊着，这也就是说我在乱动。我努力坐着不动，看着房间尽头的老人。他一边盯着我，一边疯狂地重复着他那咒语：

如果我有匹马，我会去骑的。

如果我有匹马，我会去骑的。

如果我有匹马……

我被带到一个有床铺的房间。苹果脸说：“我给你打针镇静剂，让你感觉好一些，亲爱的。”

我感觉胳膊上疼了一下。突然间，我的头和胳膊沉得都抬不起来了，我的眼睛也闭上了。

1

一九七三年夏

德黑兰

我的朋友、家人和小巷

在德黑兰，夏天在屋顶上睡觉是种习惯。白天的干热过了子夜就凉下来了，我们睡在屋顶上的人总是在清晨阳光照在脸上的时候醒来，清新的空气沁入心脾。我妈妈却极力反对，每天晚上都提醒我说：“每年从屋顶上摔下来的人都有好几百呢。”每次受到警告，我最好的朋友艾哈迈德和我就暗地里偷笑，然后爬上楼梯，到星星下面过夜。那些星星近得就像触手可及似的。下面的小巷街灯点点，影影绰绰，夹杂着声响。空无一人的街上，一辆小车慢慢前行，小心翼翼地，不敢吵醒别人。一只流浪狗则在远处爱管闲事地狂吠。

“我听到你妈妈在叫呢。”黑暗中，艾哈迈德嘟哝着。我笑了，做出要踢他一脚的样子，他轻松地往旁边一滚，躲开了。

在这个街区，我们家的房子是最高的。我们的屋顶就成了看星星的理想场所。实际上，用星星给我们的朋友和我们所爱的人命名，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之一。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颗星星呢？”艾哈迈德问。

“只有好人才有。”

“人越好，那颗星星也就越大，是这样的吗？”

“更大，而且更亮。”我说，每次他问同样的问题，我都这么回答。

“你有麻烦时，你的星星会指导你，对吗？”

“你的星星，还有你所爱的人的星星。”

艾哈迈德闭上一只眼睛，举起大拇指，挡住一颗较亮的星星。

“我讨厌看你那大胖脸。”

“住嘴，睡觉吧。”我笑着说，目光在点点光亮之间天鹅绒般的空间逡巡着。我的目光从天上移到厄尔布尔士山。那熟悉的起伏的山峰，蜿蜒在沙漠和蓝绿色的里海之间。有一刻，我的脑海里在寻思着黑暗是否真的很黑，或者只是深蓝色的，只不过对比之下显得像是墨黑色的罢了。

“我在想，人们为什么这么恬不知耻地害怕黑暗。”我琢磨着，艾哈迈德却咯咯笑出声来。不用问我都知道，他是被我那古怪的用词给逗乐了。这是我一生大量阅读的产物。有一天，我爸爸把我和艾哈迈德拉到一边，当着亲朋好友的面，问我对生活怎么看。我马上就说，生活就像是随意却又很美观地组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晕影照片，被一连串的人物和时间松散地连结在一起。我爸爸的朋友们其实都鼓掌叫好，我却感到很不好意思。艾哈迈德凑过来，在我耳边嘀咕着，说我很快就会被隆重地任命为世界上最老的十七岁少年，特别是我继续说像“恬不知耻”和“美观地组合在一起的晕影照片”这类话的时候。

艾哈迈德和我刚刚读完十一年级，秋天就要上高中的最后一年

了。我期盼着这预备学校的结束，就像盼望十七岁的到来一样，可这令人兴奋的期盼却因爸爸要送我去美国学土木工程计划而大打折扣。很久以前，我爸爸是个护林员，保护国有森林，不让谋取私利者非法砍伐。现在，他坐办公室了，管理的是整个地区，一大队护林员得向他汇报。

“伊朗太需要工程师了，”只要有会，爸爸就这么提醒我，“我们正处于从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时期。从美国大学拿到工程学位的人前途很好，对自己也罢，对家人也罢。还能享受一辈子被称为‘工程师先生’的美誉。”我爱我爸爸，绝不会违背他的意愿。但我讨厌数学，讨厌成为工程师，将来也会讨厌被称为工程师先生。我的梦想是学文学，学古希腊哲学、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二凡^①和佛教。或者，我就学电影，成为作家或者导演，成为一个有值得一说的东西的人。

现在，我和父母住在一个中产阶级街区。我们家是典型的伊朗式房子，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一个大客房，还有个水池——前院里的一个小水塘。和德黑兰的其他街区一样，我们这个街区的房子也是一栋连着一栋建的。房子与房子之间用高高的墙隔开。我们家下面两层是完整的，我的房间则占据了三楼的一小部分，其余是个大露台，有宽大的钢制楼梯通往屋顶。在这个街区，我们的房子是最高的，朝南。

“即使白送给我，我也不愿住朝北的房子，”我妈妈一再声称，“它们总是晒不到阳光。它们是滋生细菌的温床。”我妈妈连高中

^① Erfan，佛教术语，二凡指内凡和外凡。内凡是快要进入圣位的人；外凡是刚刚闻教起信的人。——译注

都没有毕业，但说起健康问题，她权威得就像个哈佛毕业生一样。不论什么病痛，她都有治疗方法：草药茶治抑郁症，骆驼刺液用来碎肾结石，磨成粉的花用来治鼻窦炎，干树叶可以去粉刺，还有可以让人长得跟树一样高的药丸——尽管她不穿鞋时身高只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五英尺。

一天伊始，各家各户都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每个夏日夜晚的宁静便随着这些声音的来临而逝去。小巷里活跃着各种年龄层的孩子。男孩子叫嚷着混作一团，追着踢廉价的塑料足球，女孩子从一所房子来到另一所房子，一起做着女孩子做的事情。女人们汇聚在小巷里不同的地方。从她们凑在一起的样子就很容易看出谁喜欢谁了。艾哈迈德把这些人分成了三组：东部闲聊委员会、西部闲聊委员会和中部闲聊委员会。

艾哈迈德是个又高又瘦的男孩，面部黝黑，笑容灿烂。据我妈妈专家级的意见看来，他那修长却强壮的身躯、果敢宽大的下颚和明亮呈淡褐色的眼睛，使他有了一个健康的形象。在街坊邻居当中，他很受欢迎，也很风趣。我对他说，如果他更认真地看待真主赋予他的天分的话，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

“是呀，更认真点，”他回答说，“我可以成为这个国家最严肃的小丑！”

我十二岁时，我们家才搬到这个街区。从那时起我就认识艾哈迈德了。我们初次见面是在学校。当时三个恃强欺弱的学生正在围攻我。其他孩子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艾哈迈德却冲过来帮我。那些男孩又高又大，还很可恶，尽管我们像英雄那样尽力拼打，但还是

挨揍了。

“我叫帕夏。”架打完后，我向他作自我介绍。

艾哈迈德笑了，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怎么打起来的？”他问。

我大笑。“你不知道吗？那你干吗帮我？”

“三打一！我就是不服气。当然，我知道他们还是会赢我们的，但至少不会那么不公平，三个打一个。”

就在那时，我就知道艾哈迈德会成为我一生最好的朋友。他的勇敢和乐观的态度立马征服了我。这次经历让我们走到一起，也促使我那曾经是重量级拳击冠军的爸爸开始教我们拳击——这让我妈妈很不高兴。

“你会使他们变得很暴力的。”她对我那冷漠的爸爸表示抱怨。为了纠正这一行为，每天晚上吃完饭，她就端出一杯琥珀色的液体，那味道闻起来就像是大夏天马尿的味道一样。“这会中和你爸爸让你改变的性情。”她一边肯定地对我说，一边逼我喝下那令人作呕的药液。

我喜欢拳击，但我妈妈的药液差点让我放弃。

练了几个月后，我们的出拳已经很干净利落了——时间短，速度快，但需要的时候则力量很大——我开始希望和学校里那三个恃强欺弱的男孩重新比比试试。我爸爸无意间听到我们的报复计划，便过来出面干预。

“坐下，帕夏先生。”有一天，训练完后他对我说。然后，他指着艾哈迈德。“请你也一块儿听听好吗？”

“当然，沙赫德先生。”艾哈迈德答道。他边坐到我边上，边低声对我说：“我想这下我们有麻烦了，帕夏先生！”

“一个人学会拳击之后，”爸爸若有所思地开始说，“他就要加入运动员行会，绝不对比他们弱的人动手。”

我妈妈也停下手头的活，走了过来，板着面孔站在我爸爸身边。

“可是爸爸，如果我们不打比我们弱的人，那我们打谁呢？”我问，有点糊涂了。“不管怎么样，去惹比我们强的人，那不是很蠢吗？”

爸爸尽力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妈妈，她正盯着他，就像一只老虎在作致命的最后一扑前盯着一只鹿一样。

“我教你们拳击，是让你们能够自卫，”他咕哝着，“不想要你们伺机去打架。”

艾哈迈德和我都不相信我们听到的话。

“我要你们承诺，你们永远都遵从我们行会的规则。”爸爸坚持说。

我们一定是反应稍慢了些。

“我要你们承诺。”他重复说道，声音也提高了。

于是，我和艾哈迈德勉强加入了运动员行会。哪怕那些恃强欺弱的人把比他们弱的孩子揍得鼻青脸肿，我们也决不打他们。当然，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行会根本就不存在。

“你爸爸让我们承诺，伊拉吉走运了。”艾哈迈德后来说，说得我们俩都大笑起来。

伊拉吉是个邋邋遢遢的孩子，鼻子长长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看上去就像印度人。他很聪明，在我们学校成绩最好，喜欢物理

和数学，而这正是我最痛恨的两门课。

我确信伊拉吉喜欢艾哈迈德最大的姐姐，因为她一出现在小巷里，他就一直盯着她看。大家都知道，对朋友的姐妹想入非非，就好像她是别的街区来的女孩，那是不行的。如果我是艾哈迈德，发现伊拉吉盯着我的姐妹看，我非把他揍得七窍冒烟不可。可我不是艾哈迈德。“嘿，”他会大叫一声，尽力不露出微笑，让伊拉吉大吃一惊，“别再看她，否则我就要违背我对拳击行会的神圣兄弟会许下的誓言了。”

“拳击行会的神圣兄弟会？”我笑着压低声音嘀咕着，“行会和兄弟会是同一个意思。你不能把它们用在同一个句子里。”

“哦，你闭嘴吧。”艾哈迈德大笑起来。

伊拉吉是我们街区的国际象棋冠军。他下得太好了，再也没有人愿意跟他下。我们在小巷里踢足球时，伊拉吉就自己跟自己下棋。

“谁赢了？”艾哈迈德假笑着问他。伊拉吉没理他。“你赢过你自己吗？”艾哈迈德问。“你本来可以的，你知道——如果你没对我姐姐他妈的那么痴迷的话。”

“我没对你姐姐痴迷。”伊拉吉咕哝着，转了转眼珠。

“这就对了，”艾哈迈德回答，点了点头，“如果你赢自己有困难，那就告诉我，我很乐意帮你忙。”

“我说，”我取笑他，“我过去也为他看你的姐姐而对他很恼火，但有个国际象棋冠军做姐夫，那也不算太坏吧。”

“嚼你的舌头，”艾哈迈德咆哮着，“要不我就去扫荡你妈妈的食橱，给你调制一种特殊的药液，让你喝了舌头长毛。”

这威胁可有点分量，我妈妈曾经用她那种独特的知识，凭她的感觉把我诊断为一个极端内向的人。

“你知道什么事都闷在心里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吗？”她问，不等我回答，又说：“他们会生病。”我反对说我不是内向的人时，她就会提醒我四岁时曾经摔下楼梯的事。那天，我的两个姑姑、两个叔叔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我们家做客，我妈妈推测，看着我从两段楼梯上滚下来的人中间，至少有两人得了心脏病，三人得了中风，还有几个人得了轻微的溃疡病。

“你的胫骨断了三处！”她责骂着我，“医生说，像那种情况，他都看过成年人哭，可你没有哭。你知道那种压力给你的身体造成的伤害吗？”

“不知道。”我说。

“这会得癌症。”

接着，她吓了三次，以抵消那想法。

为了治疗我的内向，她坚持要我喝一种看上去闻起来都像是汽油的暗黑色混合药液。我抱怨说，这药的味道太可怕了，她则让我安静，不要发牢骚。

“我认为这种药水会让我灵魂出窍。”我提醒她。

“别吭声，”她命令道，“发牢骚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想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你就必须逼自己外向，”她解释说，“内向的人最终就会成为寂寞的诗人或是穷困潦倒的作家。”

“这么说，”艾哈迈德有一天寻思着，“汽油让你成为外向的人，而马尿则帮你爬回身体这一躯壳里去。”他入神地摇着头，“在你妈妈对你罢手以前，你就会变成他妈的鸟人了。”

2

法希美的眼泪和扎莉的湿头发

在屋顶上，我们可以鸟瞰一切，视野开阔，又很安全。我们夏日的夜晚就是这么度过的。我们说的话可没有围墙，我们想的事情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听着艾哈迈德讲他和他所爱的姑娘法希美默默相遇的故事。说到她看着他时如何向后撩着黑色的长发时，他的声音轻柔了，面部也平静了——而那一定是意味着她也爱他。她为什么要伸长脖子和他交流呢？我爸爸说，波斯人相信默默的交流；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手势，传递的远比一本满是字词的书多得多。我爸爸就是个很伟大的默默的交流者。我表现不好的时候，他只是狠狠地瞪我一眼，这比扇我一千个耳光还更让我难过。

我听着艾哈迈德喋喋不休地谈着法希美，我的目光通常便移到邻居的院子里去了。那里，有个叫扎莉的姑娘和她的父母及弟弟凯文住在一起。我从来没有从近处看过法希美，所以，艾哈迈德谈她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却是扎莉的身影：她小巧的颧骨、会笑的眼睛，还有她白皙、柔滑的皮肤。大多数夏日的夜晚，扎莉都坐在她家小水池边的一棵樱桃树下，把她好看的双脚泡在水里，一边读着书。我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目光在那里逡巡太久，因为她已经同我的朋

友和导师拉明·苏卜希订婚了。拉明是德黑兰大学政治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大家，包括他的父母在内，都叫他博士。对朋友的女朋友心存幻想，那太卑劣了。每次一想起博士，我就把对扎莉的所有思绪挤出我的脑海。可是，艾哈迈德害相思病的呓语使我很难保持头脑清醒。

每天，艾哈迈德骑十分钟的自行车到法希美的街区去，希望能看上她一眼。他说，她有两个哥哥，像雄鹰一样护卫着她。街区里的人都知道，和他们的妹妹搅到一块意味着会被打断鼻梁骨，下巴也会被打得错了位，至少一只眼睛下面会现出一个黑色的大茄子。艾哈迈德说，如果法希美的哥哥们知道他对他们的妹妹想入非非，就会把他的耳朵变成全身最大块的肌肉——意思是说，他们会把他碎尸万段。

艾哈迈德可不是会气馁的人。他挑了个法希美的哥哥们都在小巷里的日子，故意把自行车撞到墙上去了。他痛得又哼又叫的，法希美的哥哥们把他弄进他们家，给了他几片阿斯匹林，然后用一块布包扎好他受伤的手腕，把它固定好。法希美就在几步远处。她清楚地知道，这个英俊的陌生人到底想干什么。

艾哈迈德现在可以毫无顾虑地骑车到法希美的小巷去了，和法希美的哥哥们待在一起，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们什么都聊，从今年的伊朗国家足球队队员到明年有可能获奖的球员人选。他说，只要他在她身边，就算她哥哥让他烦得要死，他也不在乎。他们整个下午都在小巷里踢足球，而艾哈迈德坚持要当守门员，虽然他恨透了那个位置。在德黑兰下午的炎炎烈日下，其他孩子在追着球跑，艾哈迈德则站着不动。别人以为他是在给自己的队守门，可实际上他却在

看法希美。她正在她家的屋顶上看着他呢。

踢了几场球后，艾哈迈德被迫放弃他当守门员的位置。他的心思全在法希美身上，从来没有以最佳状态防守对方的进攻。他的队总是输，至少输五六分。艾哈迈德开始在前场踢球时，他的队就又开始赢了。可是现在，他得跟着球跑，这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和法希美默默地交换眼神了。

于是，艾哈迈德订了个计划，然后来找我。他要我第二天陪他去法希美的小巷。他会把我介绍给他的新朋友，保证让我最终成为对方的队员。踢到关键时刻，我要对准他的膝盖踢一脚，然后他假装重重地摔在地上，受了重伤。接着他就没有选择，只好再去当守门员。他会带伤当守门员。虽然痛，但也还是坚持守门，而这无疑会给法希美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同意前往，但很担心踢倒艾哈迈德后法希美会怎么看我。我想象着总有一天我们会告诉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艾哈迈德重新回到守门员的位置上去，这才感觉好了些。

“别真的把我踢伤啊，哎。”艾哈迈德脸上带笑，警告我。

“得确定做矫形手术的医生随叫随到啊，伙计。”我回答道，有点进入状态了。

“噢，得啦。你知道我的骨头很脆的。只要轻轻碰我一下，接下来的就交给我吧。”

计划实施得非常巧妙。艾哈迈德扮演的痛苦男孩可以得奥斯卡奖，伤得那么厉害还能当守门员，冲这点也可以拿金牌。他满脸放光，因为知道法希美在看着他。我看着他的脸，担心他在我们的进